

苏州和宁波,为何同时“刷屏”

长三角“万亿俱乐部”中一新一老,当全球贸易投资格局风云变幻时,两座城市面对共同挑战,都在寻求转型路径

今年开年,说到长三角的经济发展,有两个城市的名字成为“高频词”,一个是在全国城市GDP排名十强中唯一一个地级市——苏州,另一个是全国城市GDP“万亿俱乐部”新成员——宁波。过去,这两座长三角的经济强市很少被放在一起比较。今年当全国各地“经济年报”陆续发布后,它们被外界同时提起并津津乐道,并非全是偶然。

从经济模式看,两座城市都是外向型城市,在全球分工格局下,两者又都以实业著称。当全球贸易投资格局风云变幻时,两座城市面对共同挑战,都在寻求转型路径。

从地理区位看,两座城市又都是上海的“近邻”。如果说上海是长三角经济的“主引擎”,苏州和宁波就像是与它紧紧相连的两个“副引擎”。这一组“引擎”面海而立,协同共生,形成了观察中国经济新变化的一扇窗口。



题图背景为苏州金鸡湖畔的金融区远眺。前景为2月6日,位于宁波东部新城的宁波环球广场、中国银行大厦等高楼大厦冲破云雾。

均视觉中国供图

还是那个苏州 也不再是那个苏州

■本报记者 戚颖璞

春节前,一份2018年全国城市GDP排行榜让苏州成为热词;排名第七的苏州竟是“十强”中唯一的地级市。作为苏州人,这份“光荣”并不值得惊讶:早在很多年前,苏州GDP就位列全国“十强”。

令人惊讶的倒是,去年苏州工业总产值中,新材料、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春节假期回乡所见,更让人感慨:苏州还是那个拥有很多外资的苏州,也不再是那个只依靠外资发展的苏州了。

春节假期中,苏州老家的表姐把未婚夫小孙介绍给家人,他的职业令全家好奇:新能源汽车研发。汽车专业出身的小孙,来自老工业重镇、“一汽”总部所在地长春,为何要到苏州汽车行业?

“当然是看中了机遇。”他说,这两年苏州在大力扶持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就在上个月,工作单位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孵化的一家苏州企业还拿了国家科技进步奖。

“新能源”“研发”这些词语,对我这个离家10年的苏州人是陌生的。印象里,苏州最多的除了街巷就是外企加工厂。像欧莱雅这样的大型外企,会把中国总部放在上海,车间就放在距离不远的苏州。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苏州下大力气招商引资,以外商投资企业为主的加工贸易一度是苏州经济的支柱,总量在全国曾高居第二。从1995年起,苏州就以普通地级市的身份,成为闯进全国GDP前十名城市榜单的“黑马”。

“加工贸易最辉煌的时候,单位单独成立一个部门,专门对接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但现在,这个部门被合并了。”在苏州海关工作的小吴说。这些年,一些外资相继撤离苏州,如希捷科技、诺基亚、飞利浦……

外部环境的新变化,已经让一些生产、出口低端产品的企业“焦头烂额”。“去年订单变少了,我的工厂亏损了上千万元。而且苏州的生活成本比以前高,要招到合适的、稳定的工人越来越难。”一家从事低端电子产品生产的民企老板说:“要么创新,要么熬

过去,但不知道能不能熬过这轮低谷期。”

加工贸易的地位,似乎在被新事物取代。这两年,苏州轨道交通2号线把终点站延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桑田岛”。小孙说,这里是苏州的智慧大脑之一,将入驻华为和苹果的研发中心,还有苏州纳米城、协鑫新能源、人工智能产业园以及一些成果转化基地。桑田岛距离昆山仅半小时车程,距离上海也近。规划中的“苏州东站”,作为苏通嘉城际铁路站点,会让桑田岛成为长三角板块中的重要角色。

作为苏州经济重要角色的外资企业,也在发生变化。“拿我来说,就是工作地点从车间搬到了写字楼。”去年底,表姐从一家生产耳机的企业离职,跳槽去了一家大型欧洲企业,新的工作场所是这家企业的“财务共享中心”。截至2017年底,苏州已累计引进和形成具有地区总部特征或共享功能的外资企业超过280家,带动了产业转型升级。

一些外企开始从生产转向植入研发功能。2015年,制药企业美国礼来与一家本地药企达成战略合作,联合在中国和全球开发潜在肿瘤治疗药物。这是跨国制药公司和国内生物制药企业在华最大合作项目之一,研发药品有望今年面世。而在1996年,礼来进入苏州时,带来的只有生产线。

“在苏州发展的这些年,我们早已从最初的落户变成了深耕。”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张凯说。去年4月,苏州松下半导体宣布设立车载摄像头研发中心。从1994年进入苏州,松下相继在苏州设立了10家公司,集研发、生产、设计、销售于一体。2018年,苏州实际使用外资达到45.2亿美元,位居全国前列,新兴产业和高技术项目占比达到51.5%。

转型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位于苏州高新区的一家外资企业,由于前期投入力量研发和设计新技术设备,在去年外部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反而扩大了出口规模,营收得到大幅增长。在家乡的企业经营者眼中,这座“最强的地级市”面临的发展环境并非一切都是顺风顺水,一些困境摆在眼前,但转型突破的路径也已经清晰可见。

“低调”的宁波 “高调”融入长三角

■本报记者 任俊铨

“您拨(宁波)打的电话已关机。”这两年互联网上讨论宁波话题时,这个有些无厘头的“梗”非常流行。

玩笑背后,是这座城市给外界留下印象:经济实力强,老百姓有钱,宜居宜业,却又非常低调,不爱张扬,近些年里甚至有些“太过低调”。眼下的宁波正在改变人们的固有印象。“最近宁波引进上海交大成立人工智能研究院,从对接洽谈到挂牌只用了12天。有关部门可以考察一下,看人家是什么样的流程?”这话出自山东省委主要领导在2019年春节后上班第一天的工作动员大会上。在此,宁波成了经济大省山东的对标“样本”。

千里之外的“山东老大哥”看到了宁波的这拨操作,隔壁的“上海亲戚”当然更加敏感。去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开幕前一天,宁波方面“悄悄”派大巴来到参展商集中入住的上海酒店,将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带队的17个国家、35家企业参展商共150人接到宁波港考察。精心安排,当天往返,这样“见缝插针”的考察安排,充分体现了宁波人的做事风格:精明能干,又踏踏实实。

“悄悄接人”的行动,看上去是低调的,但明眼人都能看背后的“高调”,海外展商们考察的宁波—舟山港,想不“高调”都难,因为它是全球唯一超“10亿吨”的超级大港。即使在去年的国际贸易形势下,宁波—舟山港不仅实现全球港口排名实现“十连冠”,还在集装箱吞吐量上超越深圳港,首次跻身全球前三。作为全球港口“双雄”的上海港和宁波—舟山港,自去年开始即联手全面加快推进小洋山北侧开发建设,这一合作无论是对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还是对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打造,都可谓“未来可期”。

融入长三角,接轨大上海,宁波是“高调”的。“一座杭州湾跨海大桥极大提高了沪甬两地的沟通效率,而随着沪嘉甬高铁的规划建设,将给宁波深度融入上海都市圈带来更多的战略机遇。”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专家咨询委员陈飞龙表示。

从外部视角观察,宁波从“低调”到“高调”的变化,是有内在逻辑的。作为改革开放后以外贸起家的外向型经济强市,面对全球贸易环

境的急剧变化,面对传统产业越来越大的压力和城市之间客观存在的竞争压力,催促着宁波不能一直“低调行事”。和上海提出的打响“四大品牌”相似,如今宁波的“调子”起在城市优势、城市品牌的重塑之上。

过去一段时间,宁波迅速聚集了与国内名校联合的多个校地合作科研载体,包括复旦大学宁波研究院、国科大宁波材料工程学院、北航宁波创新研究院等,单单去年12月,就有上海交大宁波人工智能研究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宁波研究院揭牌,宁波还确定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共建宁波智能装备研究院……

人才的聚集,使得宁波的雄厚制造业焕发新生。2018年,宁波新增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13个,总数位居国内城市首位。近日,宁波天生密封件有限公司董事长励行根与帮助公司解决了很多难题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学东签订设立院士工作中心的协议,而两人此前就有着30余年交情。励行根还记得,2007年,公司中标秦山核电站相关密封件项目,但当时核电站反应堆主密封环,全世界只有美国可以生产,为此,秦山核电站不得不重新订购一套美国产品。当时,励行根下定决心,这一密封环技术要在5年内突破。最终,其公司打破了美国公司长达半个世纪的全球独家垄断,核心技术不再“卡脖子”,因此,励行根知道,公司之所以能够创造中国“密封件传奇”,正是“因为一大批全国最厉害的专家们在和我们联合攻关”。

40年前,邓小平为宁波提出了“宁波帮,帮宁波”的发展路子,后来全世界的“宁波帮”为宁波崛起作出巨大贡献。如今,宁波到了将城市品牌推向全球的时候,在浙江省力推的“最多跑一次”改革中,宁波实实在在地跑了起来。俄罗斯商人谢苗说,得知该企业宁波的商事登记只花了一天时间后,很多俄罗斯企业家觉得宁波办事效率高,投资环境好,都想过来看看。

这不是孤例。早在2012年1月,年产30万辆乘用车的上汽大众宁波分公司一期项目全面开工,从奠基到正式投产仅用了22个月,创造了大众集团全球建厂速度新纪录。这就让一些事情变得顺理成章,如去年宁波获评中国十佳营商环境示范城市,以及数据显示,去年,宁波市场主体达94.3万户,增长8.2%;民间投资增长21.7%……

企业普遍趋于高端,应聘者也努力寻求提升 长三角又闻“招工难” 这回可不单是“缺工”

■本报记者 任俊铨

元宵节前后,正是务工人员返城时,苏浙各制造业密集的城市又热闹起来。上周多阴雨,昆山人力资源市场内却相当热闹。“前些年一天能收到简历二三十份,现在不过十多份,能来面试者不过一半。”一家生产洁净应用材料的公司的人力资源负责人告诉记者,她从事人力资源工作近10年,几乎每年春节后,都会在昆山人力资源市场待上三四天。作为“常客”,据她观察,近年来,这里人流量年年变少,企业用工招聘一年比一年难。记者发现,招工难与薪资不匹配等问题年年相似,但也有新变化。

变化之一,在于长三角近年来高质量发展与科创促产业转型先行一步,让企业招工普遍趋于高端,应聘者也努力寻求提升技术,担心被“机器换人”。来自江苏宿迁的小倪,今年26岁,已应聘上了某公司数控机床操作员的岗位,又专程来到摊位前,询问是否有宿舍。得到肯定答复后,他将于当天下午到该公司“面试”,说是面试,其实不仅能在厂里看到未来需要生产的产品和工作环境,还要试工,以此降低试错成本,也许还要调整工资待遇。小倪曾在南京做过数控机床操作员,在一家知名企业积累了一些技术经验,在老家待了几年之后,今年“想继续上班来提升技术”。让他有些难以接受的是,本以为自己有点技术了,但似乎工作时长依旧,他告诉记者,他更希望找到一个能够提升技术的岗位。

“找一个能真正学到技术的工作”正成为很多求职者重要诉求之一,企业对于求职者的需求呢?绍兴柯桥区人力资源市场的统计数据显,截至2月15日,已有154家用人单位入驻网络招聘平台,共计推出5000余个岗位。其中普工等技能操作类用工需求约占四成,而前几年大约在六成。并不是简单的“缺工”,更多的需求是经营管理类、专业技术类等岗位。柯桥区人社局副局长俞锡锋认为,随着企业的转型发展,对于求职者的需求更趋向于高端化。

“高端化”还可以从企业开出的薪资中窥一斑。2月15日,柯桥区人力资源市场内聚集了包括多家上市公司在内的96家企业,提供岗位3621个。此次参会企业提供的薪酬待遇较往年有明显提升,年薪6万到10万元的岗位达2510个,占总岗位的69.32%,年薪10万以上的岗位达385个,占总岗位的10%以上,其中最高年薪50万元。

其实不只昆山、柯桥两地,长三角各地在招工这件事情上,都在开足马力。从各地人社局获得的消息显示,2月11日,嘉兴市人力资源市场共有66家企业单位现场揽才,近1900个岗位,共吸引进场求职者1100多名,初步达成意向人数约960人;2月12日,宁波人才市场节后旺市开始,将持续到3月底,其间将推出44场各类招聘会,比去年同期增加13场。

另一变化,在于招工更有扶贫的针对性。苏州将大型招聘会办到了江西景德镇市,年前,苏州还在贵州铜仁石阡县举行了扶贫招聘,52家企业提供了7500多个岗位。常州、南通、镇江、徐州等市与陕西省等对口帮扶地区同步开展现场招聘和网络招聘,吸引中西部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特别是贫困劳动力赴苏就业;而杭州淳安则在贵州省剑河县举行了淳安“就业赶集日”分会场活动,淳安县人社局共组织506家企业参与,向求职者提供1.55万个就业岗位。千里之外的情况,在淳安县千岛湖广场的大屏幕上实时直播,应聘人员可以第一时间了解招聘情况。

徽州杭州两座名城一江相牵 源头活水出新安 百转千回下钱塘

